

雙溝村紀事

金乃祥/著

吉林文化音像出版社

双沟村纪事



金乃祥 著

吉林文化音像出版社

双沟村纪事/金乃祥 著. -长春:吉林文化音像出版社 2012.02
ISRC CN-D15-10-306-00/A·G4
I.双… II.金… III.文学作品-中国-当代 2012.02

双沟村纪事

金乃祥/著

责任编辑:刘大伟

封面设计:朱志强

出版发行:吉林文化音像出版社

印 刷:通化金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mm 1/32 2012年2月第1版

印 张:12.75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320千字 此书与光盘同时使用发行

标准书号:ISRC CN-D15-10-306-00/A·G4 定价:29.80元

目 录

代序：

- 一幅优美的山乡风景画 刘伯英/1
金乃祥老师与《长白山》 南永前/4
踏遍青山人未老 一路鲜花一路歌 ... 贾晓羲/11
牛啊,牛! 蒋玉清/15

第一辑 足迹

- 两张纸条 (20)
都是主人 (22)
在牛棚里 (25)
“一对双儿”摆渡 (27)
水上桃花 (29)
在绿野上相逢 (35)
不爱红装爱武装 (40)
山青水秀人更美 (43)
绚丽的明珠 (48)

宝参下山	(51)
儿时的家乡	(53)
醒来闻鸟声	(57)
尴尬走一回	(58)
这里不只是传说	(61)
白山红叶田鸡肥	(64)
小草知岁月	(69)
大字报上的“天书”	(78)
5 分钱花的不算多	(80)
两次遇险	(82)
燃烧的一段激情	(86)
难忘的一段时光	(91)
纷飞的一段记忆	(95)
咱不着急	(99)
绿色的罪过	(101)
小城文人亦风流	(104)
大碗喝酒的女人	(108)
双沟村纪事	(111)
鲜亮的五味子藤子	(125)
大战蛇窟	(127)
宝泉涌玉液	(130)
傻狍子	(133)
庄严肃穆的靖宇陵园	(135)
王八脖子遗址史话	(137)
湾湾川	(139)

奇峰蕴秀罗通山	(141)
洞洞有奇观	(143)
东方金字塔——将军坟	(145)
丸都山城	(147)
峭壁上的古老文字	(149)

第二辑 思念

白山黑土育巧女	(151)
祁力嘉印象琐谈	(156)
他从地垅沟里走来	(159)
踏遍青山人未老	(163)
从军旅走出的作家运新华	(169)
我的钢铁文友们	(173)
老兄,你留下来啊	(179)
留得遗憾再相逢	(184)
执着追求到终生	(190)
洒泪寄哀思	(193)
荷花飘香留人间	(196)
功成名就驾鹤去	(199)
山里人的情怀	(202)
忆郑达	(205)
我的王倩老弟	(208)
一株雪里的冬青	(211)
民族英魂 永世光大	(214)

第三輯 熱土

《長白山》創刊詞	(218)
寫在這片熱土上	(220)
人生的追尋	(222)
咬定青山不放鬆	(224)
一點感受	(226)
陳年老酒醇香醉人	(227)
《秋雨霏霏》和它的作者	(231)
給作者的復信	(235)
開不败的鮮花	(238)
通鋼人的足跡	(240)
長白山上一奇葩	(242)
《恐龍的毀滅》序	(244)
青山綠水飛俊鳥	(247)
亮麗注筆端	(250)
萬紫千紅百花園	(252)
沒有冬天的日子	(256)
心聲,似小溪流淌	(260)
秋天,收穫的季節到了	(263)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266)
畫和話的完美融合	(268)
回首歲月心無愧	(271)
金秋山花更爛漫	(274)
真情永遠	(279)

《落英红尘》序语	(282)
闪亮的露珠儿	(286)
执法者的天职	(290)
一群放飞的鸽子	(294)
参乡作家严岐成与《关东参王》	(298)

第四辑 杂说

农村散记:借书和讲书	(301)
让我们一起呼吁	(304)
风格特异的满族民间文艺	(307)
给宁鸿升的信	(311)
烦恼、欣慰与建议	(313)
“门外汉”谈诗	(314)
雨魂的《黑雪》	(319)
陈词老调叙真情	(323)
文坛书简	(331)
心歌似水	(334)
月圆话中秋	(337)
谁是财神?	(340)
春节话门神	(343)
二月二龙抬头	(346)
草木萌生清明时	(348)
节分端午自谁言	(351)

漫谈扑克牌	(354)
赏心悦目的花样扑克	(356)
酒远流长	(359)
酒令繁花	(362)
酒诗楹联	(365)
酒器珍宝	(368)

第五辑 基石

平凡的劳动者	(370)
他为医院后勤建功立业	(375)
不是东方的神话	(380)
振国——中国	(385)

老辈人没想过的事	(390)
柳暗花明又一村	(395)
敢叫魔王低头的女人	(401)
人性的裂变	(411)
情同手足	(438)

后记	(465)
----------	-------

一幅优美的山乡风情画

——读金乃祥系列散文《双沟村纪事》

刘伯英

前不久,在餐桌上乃祥讲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长白山里的风俗人情,讲得活灵活现,津津有味。在座的朋友不由自主地放下酒杯,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时我就有个愿望,希望乃祥能将讲述的山乡轶事写成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果然,过了数日,我在《通化日报·山城周末》上拜读了乃祥写的一组散文《双沟村纪事》。

这组散文太迷人了,好似一杯醇厚的米酒,越读越有味道。乃祥就像一位导游,将读者引进了那层峦叠嶂、气魄雄伟的长白大山,读者看到了大山里幽静的山谷、淙淙作响的小溪、人迹罕至的原始密林、别具特色的高山村寨,极富诗情画意,使人如历其境。读过这组散文,我真想跟随乃祥再到那山里、那河边、那村寨、走一走,看一看,那肯定是一种享受。

这组散文,写得细腻逼真。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那个精华岁月的生活,深深地感动了乃祥,使他感到不可不写,不能不写。是生活这双强有力的手,让乃祥去写,去忠实地记录和反映那些新型的人、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乃祥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往事,记录了当时在东山沟里的农村生活,民间风情和习俗……”不用乃祥说,读者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对生活真挚的情愫,就知

道作者是何等的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大自然。乃祥在长白山里生活了几十年,他热爱长白山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所以他创作的作品,主要是从长白山取材。他的气质和文品,都是长白山养育的。我们骄傲地说,乃祥的作品具有优秀的长白山山乡特色,乃祥的作品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乃祥经过多年修炼,带起了一批具有长白山文学特色的作家。他是长白山作家群的佼佼者,是长白山作家群的代表。

乃祥从青年时代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这五十多年,乃祥写出了多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呀!他的儿童文学代表作电影剧本《渡口》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后来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将《渡口》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全国各剧种纷纷进行移植上演。当时《渡口》风靡大江南北,轰动全国。这期间,他还创作了几百万字的小说、散文,收集整理出版民间故事300余篇。乃祥退休以后,放下了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文联组织工作,进入了第二个创作高峰。乃祥的短篇小说集《牛啊,牛》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乃祥与邓加荣合写了长篇小说《刘罗锅断案故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将这部长篇小说改成20集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总之,乃祥是一位著述颇丰的作家,是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

五十多年来,乃祥一直意守丹田,排除杂念,静心潜思,埋头写作,沿着自己认准的道路,朝着既定的目标,坚韧而扎实地奋斗着。他从不张扬,从不轻浮,从不趋炎附势,从不投机取巧,从不夸耀自己,从不自吹自擂,从不追求名利,从不争抢荣誉。他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不快也不慢,不歪也不斜,走的是正道,不曾误入歧途。他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写作,从不离开自己写作的轨道,一直写山乡的生活,写熟知的故乡的生活。乃祥已经功成名就,但是他仍然

谦虚朴素,温文尔雅,人如其文。他不期望轰动文坛,哗众取宠,只求质朴亲切,真实善美。乃祥是我们的楷模,是值得人们敬佩的作家。

《双沟村纪事》仅仅是乃祥创作的若干文学作品中一束小小的花儿,也是一束经久常开的花儿。它会永不枯萎,永不凋谢,永远留在读者的记忆中。

(2009.3.14 通化日报《山城周末》)

金乃祥老师与《长白山》

南永前

今年5月是《长白山》(朝鲜文)杂志创刊20周年。要说《长白山》朝鲜文杂志的创刊史,是与金乃祥老师慧眼识珠的发现、发掘、发展分不开的。说起金乃祥老师为《长白山》朝鲜文杂志的恩泽功绩,众人认为他是位德高望重的朝鲜族文化人。其实不然,他是一位爱新觉罗后裔血统的满族人,追述金乃祥老师与《长白山》朝鲜文杂志的关系,与其说这是缘份,毋宁说是情分。特殊缘分,总是有深厚的情分存在的。

金乃祥老师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步入文坛,已发表90多篇中、短篇小说,310多篇民间文学作品,还有散文随笔几十篇。上世纪70年代,金乃祥老师潜移默化地吸吮中华民族的文化,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创作改编拍摄儿童电影《渡口》并被译成日、英、德、法、俄等文字的画册出版发行国内外。当时,这篇撼人力作,时代的强音在文艺界引起了相当的轰动,一些著名作家、评论家对他的这篇代表作,高度评价为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可称为典范。近年来,他与邓加荣合写的20集电视连续剧《刘罗锅断案传奇》,放映后,又改编成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篇自然流畅,浑然天成作品人们争相传阅,方兴未艾。金乃祥老师与这些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可称为典范作品一同留在广大读者的脑海里,给他们注入了精神

食粮。

资深文丰的金乃祥老师是一位一生用笔、用心、用理念进行文学创作的前辈。他不是人云亦云，人写亦写随众潮流走的文人。他的作品是平中见奇、不露斧迹、具有个人特色凸出时代风貌、积极向上的艺术功力。他在文学创作中执着和坚韧深深地感染了我。

多少年，金乃祥老师如蚕吐丝、如烛燃芯，一丝不苟地培养、扶持、推荐一批又一批文坛新人。他一直盼望，希望我们这些后辈们在矢志不变的勤奋中更加出类拔萃，不断出现文坛新星。金乃祥老师每次发现我们一些成绩和进步时，常常鼓励说：我这“后浪”已快消退为“前浪”了。

金乃祥老师在我们的作者群中享有很高知名度，特别中老年作家中口碑上乘，极受尊敬。他一辈子甘为“人梯”养成的美德，真让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感慨。

一身文气，一脸书生神形的金乃祥老师一生很注重名节。他历任通化地区文联秘书长、副主席，作协主席，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仅凭工资维持生活的他难免现出“寒士”之相，但这位“寒士”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难以数清为培养年轻的作者不知操过多少心，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屈指算不清，又有多少年他在家工作过3个月的时间，每年200多天奔波于白山黑水间。他觉得自己生命只有在这里才能健康，才能长寿，包括自然的、也包括艺术的。

每逢新春佳节，金老师家登门拜访求学探知者络绎不绝，新朋仰慕请教，老友促膝谈事，同仁交流创作信息，审稿、修稿、校稿，构成了动人的一幅“天伦之乐”。他的向心力来源于他的人格魅力。大家都说金乃祥以铭心志。

我认识金乃祥老师是1978年3月份，是在集安县召开的通化

地区文学创作会。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上级关于恢复文革期间被停止的文学创作工作的文件。大会主持人是金乃祥老师。大会期间,金乃祥老师在心灰意冷的那段文艺中所隐藏在心底的压抑,沉闷,反抗心里终于爆发了。我被金乃祥老师的文采所吸引了,被他的演讲所震撼了,被他的神采飞扬、溢满感情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

我真没有想到,金乃祥老师在备受冷落和歧视的年代里,文学成了他的生活中最大的乐趣,给了他力量,也成了他身处逆境时的精神支柱。这种对文学无悔的信念中,永不笔辍的他的身影里,我仿佛眼前一亮,就象在沙漠里发现了甘泉似的,一头雾水即刻消失了。此后,我与金乃祥老师经常一起参加省、地、县召开的各种文学艺术工作会议。有文章在先,我们真是一见如故,且很快地结成管鲍之谊,成为忘年之交。实在是令我可喜可愕,可钦可益。

金乃祥老师比我年长 12 岁,但他在工作之余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苦心孤诣、心凝形释,调动文艺细胞,捕捉艺术灵感,营建文学创作花园的精神,很快地征服了我。那时我对人生和文学创作经历有了一知半解。金乃祥老师常常语重心长教诲我,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要学民族文学、要深入生活,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就是这些教育,或者说就是这一段话,让我受益终生。

金乃祥老师无论从年龄、学识、资历、能力、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我的兄长。金乃祥老师为了培养我这个小弟,经常约我跟他一起陪同来通化检查指导工作的省文联、作协、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作家。有一次,吉林省知名的诗人文牧先生光临柳河县时,金乃祥老师和文牧先生就住在我家,探讨当代文学创作和将来的文学发展趋向。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后满怀着一腔热血投笔耕耘的青年,跟他们风华正茂,思想活跃,德才兼备的人一起谈文论艺,实实在在丰厚了我的学识,拓展了我的艺术视野。那一夜我聆教了文学艺术家的

风范,被他们对文学艺术的虔诚感动的激情澎湃。

在1979年1月成立通化地区文联时,金乃祥老师被当选为地区文联秘书长兼作协副主席,5月又创办了中文《长白山》杂志。这期间,金乃祥老师以老师的身份,朋友的角度,知己的立场,与我的关系日趋成熟。那年6月的一天,我在《长白山》(中文)杂志社担任过诗歌编辑的老诗人孙践老师家探讨学术问题时,孙践老师邀请金乃祥老师与我们共进午餐。金乃祥老师急忙赶来,一进屋没有简单的寒暄,直说我来得巧。刚入座,他就给我们介绍了前些天他参加成立海龙县(现梅河口市)文联会议的情况。金乃祥老师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兴奋地指出,海龙县文联成立大会中,有部分朝鲜族骨干作者参加了会议,这些朝鲜族骨干作者是全地区12万朝鲜族人民的区域性代表。随后,金乃祥老师认真地提出,通化地区成立朝鲜族文学组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时金乃祥老师为朝鲜族文学事业讲的那番动情话,那一刻释放的热情。我被他的所作所为所吸引所陶醉了。我既喜悦又有些茫然。

金乃祥老师从文件包里拿出海龙县十一中马松鹤、朴文洙、李文吉老师等10余名朝鲜族作者签名的请示书,征求我对建立通化地区朝鲜族文学组织的意见。我毫无忧虑地当场表示,这是一件发展朝鲜族文化事业的大好事。金乃祥老师问我能否担此重任。突如其来的施誉,使我顿时紧锁双眉,茫然失措。我感到难度太大,心里没有底,但转而一想,能受到他的如此厚爱,应感到荣幸。此时,他对我殷殷关切之情,顿时涌上心头,但我既不能拒之千里,也不能欣然接受,处在尴尬的骑虎境地。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对金乃祥老师的惭愧之心油然而生。

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中我有难言之隐,不敢言语。我在高中就读时就开始用中文创作文学作品,这与创办朝鲜文杂志是格格不入

的两件事,也不符合我对文学创作的理智和实际。再说,那时我在柳河县委宣传部担任宣传报道组组长职务,兼从事文学创作。县委书记经常带我视察农业、考察工业,我的新闻报道工作必须及时准确地全面跟上去,才能得到领导认可。这项工作对我的心里压力非常大,任务也比较重。所以我经常完不成上级新闻出版部门邀约的文稿。说句实际话,那时我的工作早已填满了我所有的时间,但是我内心世界里仍然燃烧着文学创作的激情烈火。想到这,我把午餐中的话题转向另一个主题上去了。

几天后,金乃祥老师从通化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说,8月中旬召开地区作协成立大会时,要公布组建通化地区朝鲜族文学研究小组的决定,要求我通过调查研究写一份各县、市朝鲜族作者队伍情况,并拟提出参加研究小组成员的名单。放下电话,我眺望璀璨星光满布的夜空,在辗转反侧中似乎以心许下了今后的盟约,这一夜我既难眠又为难,煎熬中度过了整整一夜。当时参加地区文联活动的朝鲜族作者只有我一个人,而别无他人,内心里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再说金乃祥老师作为满族,能这般关心和支持我们朝鲜族文学事业发展,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鼓励了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暗自提醒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辜负金乃祥老师对我的一片诚意和信任。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克服了各种工作、家庭、经费的困难,撰写公文发放到各县、市宣传部,用电话督促落实,挤出时间筹集资金,到各地拜访朝鲜族骨干作者,顺利地完成了金乃祥老师交给我的任务,这时候我才放心地喘了一口气。但我的内心世界里隐隐地萌发,我的人生轨迹将要转折的感觉。

8月27日,按照预订计划通化地区作协成立大会正式召开了。在会议上金乃祥老师郑重宣布成立通化地区朝鲜族文学艺术研究小组的决定,并委托我筹备9月份在柳河县召开第一届通化地区朝